

中国是如何收复南海诸岛的

子产为何不毁乡校

二战期间,日本曾非法侵占中国南海诸岛,中国人民对此进行了英勇抵抗,并在战后恢复对南海诸岛的管辖。

美国提供军舰支持

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于1939年侵占中国南海诸岛(包括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并将其划归台湾总督府管辖。日本战败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必须归还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人心思治,全国人民支持收复一切失地。接收西南两沙群岛是接收被日侵占领土的“收尾”工作,这期间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军舰,当时的国民政府不具备这个能力。

作为二战时的重要盟友,美国对中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提供了军舰支持。

1946年5月,从美国租借来的4艘军舰从美国辗转到达上海吴淞港,中国海军对其进行了重新编号和涂装。1946年10月,负责收复南海诸岛主权的“前进舰队”在上海成立,林遵(林则徐的侄孙)担任进驻西南沙群岛舰队指挥官,姚汝钰为副指挥官。“前进舰队”主要由太平、中业、永兴、中建

四舰组成,其中太平舰原为美国海军“戴克尔号”护卫舰,永兴舰原为美国海军PCE-869号巡逻舰,中业舰原为美国海军LST-717号坦克登陆舰,中建舰原为美国海军LST-716号登陆舰。其中太平、中业两舰赴南沙,永兴、中建两舰赴西沙。“前进舰队”于1946年10月底正式出发,至12月中旬完成收复两沙群岛任务。

军舰租借过来后,在执行收复两沙群岛任务时,这些军舰仍属于美国军舰序列,也就是说中国军队是坐着美国军舰收复南海诸岛的。之后,这些军舰赠送给中国,才正式成为中国军舰。

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褚静涛在《收复南沙群岛始末》中详细记录了“前进舰队”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的过程。

“1946年10月26日,各舰集中上海,分载各部代表及独立排官兵59名。29日,4舰在吴淞口启航。11月1日,抵香港。2日,至虎门。6日,续开,经珠江口、三亚至榆林港。29日,永兴、中建二舰航行至西沙群岛的武德岛(今永兴岛),开始登陆。12月4日,永兴舰巡视吕岛(今甘泉岛)、笔岛(今珊瑚岛)等地。12月9日,

太平、中业二舰出发,前往南沙群岛,12日,登陆太平岛。15日,巡视雷伊泰岛、帝都岛、双子岛、南极岛等,始返榆林,完成任务。太平、中业二舰停泊于距海岛1海里深水处,先遣小艇装载部队登陆,探悉岛上无敌人后,始将物资源源搬上,派人驻守,然后举行接收典礼,鸣炮致敬。”

1947年,国民政府重新命名岛礁,公布中国南海海域范围,重申曾母暗沙为中国领土最南端,出版南海诸岛地图,设立南沙群岛气象台,派军队在南沙群岛驻守。

为纪念太平舰进驻,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黄山岛改名为太平岛;为纪念永兴舰进驻,西沙群岛中陆地面积最大的岛屿林岛改名为永兴岛;为纪念中业舰进驻,南沙群岛第二大自然岛被命名为中业岛;为纪念中建舰进驻,西沙群岛西南方位的一个岛被命名为中建岛。

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中国收复了被侵占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主权,世界各国对此普遍认可。在褚静涛看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降书》,得到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的确认以及日本的接受,是环环相扣的,构成了国际法的有效约束力。 佟胜良

朱德送奶牛救儿童

宋时轮将军的女儿宋崇实曾撰文说:20世纪5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父母带我去观看跳伞表演。那天阳光明媚,彩旗缤纷。朱德也去了,他穿着军装,显得十分威武。父亲上前同他握手,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女儿,是你的奶牛养大的呀!”朱德抚摸着我的头,微笑着说:“长得很好,很可爱嘛!”并留我在他身边观看表演。我幸

福地依偎在他身边。

父亲为什么说我是朱德的奶牛养大的呢?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1944年12月,我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由于当时生活较艰苦,母亲没有多少奶水,我很快得了软骨病,半死不活的。朱德知道后,立刻将组织分配给他的一头老奶牛让给了我们。陈赓的儿子陈知健和我差不多大,也没奶吃,于是我和

他共用老奶牛的奶。有趣的是,父亲的马夫偏向我,每次挤完奶后,牛奶要是不够,他就给陈知健的牛奶里掺点水,而给我的却是纯牛奶。后来,他的“小动作”被发现了,受到我父亲好一顿批评。有了牛奶喝,我的软骨病渐渐也就好了。所以我懂事以后,父母常给我讲这件事,并一再嘱咐我说:“你可不能忘了朱总司令的恩情啊!” 范江怀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人。公元前543年,他出任郑国执政。执政初期,他推行“作封洫”改革,其核心举措是划定田界并承认土地私有,这项改革因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和生产生活习惯遭到了民众的激烈反对甚至咒骂。郑国的民众相互传言:“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是,子产的政策仅仅执行了3年,民众已经从新政中获得收益,又给予子产与之前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

当时,各国都有一个议论朝政的固定场所,叫乡校(西周以来设在乡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学校)。郑国大夫然明找到子产,向子产建议毁乡校,认为这些人往往是瞎说一通、混淆视听。子产表则认为还是要保留乡校,让国人提意见建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关心国事的议论者都是为政者的老师。

子产接着说了非常著名的一段话:“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子产利用治水道理比喻,认为堵塞言路,就像堵塞河流一样,可以一时没有水患,但是积聚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河堤的决口,这样必定水患丛生,遭受灾害的人必定很多,就没有办法挽救了。不如一直开一个小口,不断疏通引导河流,肯定没有水患。国人虽然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正像施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问题显现就可以及时地对症下药。然明听了此话,被子产广开言路的开明和海纳百川的胸襟所折服。

孔子得知然明和子产的对话后,非常赞叹,认为其真正继承和发扬古代仁爱之风的人。

子产不毁乡校,让他赢得民众的爱戴和官员的信服,政令畅通、上下一心,最终迎来了郑国中兴。 白立超